

《論語講要》習講。尊敬的諸位法師，諸位同修大德，大家下午好，阿彌陀佛。今天也非常難得，我們利用這個時間來跟大家一起學習，當年台中蓮社雪廬老人他講的《論語講要》。雪公除了編《論語講要》，在九十二歲的時候，還跟台中蓮社的蓮友再講一次《論語》。現在台中蓮社網站，也有《論語講要》、《論語講記》這個資料。首先我們大家翻開《論語講要》第一頁，第一頁大字的，「論語講要（上論），雪廬老人講述，弟子徐醒民敬記。」《講要》我們也簡單介紹一下，這個《講要》跟《講記》都是雪廬老人（李炳南老居士），當年在世的時候他所編輯的，也是個註解。《講記》是比較口語化，像講經一樣這樣來講；《講要》，包括《講記》，雪廬老人他採取的就是歷代註解《論語》的這些典籍，可以說找了很多比較主要的註解來做個會集，做一個比照，譬如說哪一段哪個註解註得比較合理，採取這樣的一個方式。

所以他這《講要》的編輯，實際上講，就如同我們看到黃念祖老居士《大經科註》，就是註解《無量壽經》，不是說他自己的註解，他註解的方式是採取以經解經，就是把其他的經講到跟這段經文有相關的地方，他拿來採取，來補充註解這段經文，這一類叫以經解經，以經文來解釋經文。另外就是祖師大德的註解，他也採取了八十幾種經論，連這個經一百九十幾種，註解這個《無量壽經》會集本。所以他這個《大經科註》沒有他個人的意思，就是根據經典，根據祖師大德的註解，他做的工作就是把它做個彙整、會集，因此也就避免了不必要的爭議。

雪廬老人這個《論語講要》，他也是這種方式，根據歷代註解

《論語》的，他自己來選擇、來採取。註解《論語》的註解就太多了，有的注得比較正確，有的注得不正確，現代人這個註解那就可能離譜的就很多了。所以沒有相當的學問這種眼力看不出來，也不懂怎麼去選擇。所以我們學習《論語講要》，我們就得到這種方便，以雪廬老人一生他的道德學問，來給我們指導學習《論語》的註解，提供我們後學的人非常大的方便，不至於有偏差。特別對學佛的同修蓮友，他這個幫助就非常殊勝了。所以《講要》主要是這樣的形態，就跟《大經科注》一樣。雪廬老人也是同樣的，如果他有個講義，就是說這個註解跟那個註解，哪一段註得比較合理，根據他的分析、他的判斷來做講義，讓我們更明白為什麼採取這家的註解，每一家的註解它的講法各有道理。醒公也是雪廬老人算是在學習傳統文化的首席弟子，前幾天我還去台中蓮社看他老人家。現在台中佛教蓮社，還有台中慈光圖書館，這些蓮友同修都以醒公為耆老，也是等於他就代表雪廬老人在那邊講課。今年也九十一歲，小我們淨老和尚一歲，今年高齡九十一，一個星期還講三天。

「前言」，我們先看看，前言就是《講要》前面給我們講一些話。「今講此書，注重學道，並以立人格、知天命為學道之本，其沿革等從略。」這一段就是給我們講這個書它的目的在哪裡，講這個書注重在學道。儒釋道都是道，我們學佛就學佛道，學佛道就是要成佛。並以立人格、知天命。學道要有個根本，立住人格，這個人格，佛家講的五戒，儒家講的五常。五戒十善，這是人格的標準，做人的基礎。知天命，也就是佛法講的開悟了，學問就是要有悟處，要開悟，知天命，這是學道的根本。不悟，這個學習就很難入門。所以學這個書目的就是在這裡，就是注重在學道，立住人格，讓我們能夠知天命。我們剛才講了前言，雪廬老人當年把他講《論語》這個書，他的目的給我們說出來，主要注重在學道，立住人格

、知天命，做為學道的根本，其他的沿革他就從略了。

我們再看下面一段，「論語乃孔夫子與弟子講學之語錄。何人記錄，不能確定。漢劉向謂孔門群弟子選記。宋程子意為有子、曾子門人所記，因書中稱孔門弟子皆為子某，惟稱二子為有子、曾子。」這段也就是說，《論語》是孔老夫子當年跟弟子講學的語錄，這個講學。語錄就是老師跟學生的對話，或者提出問題老師來回答，這樣互相的問答，把這個問答記錄下來。這也如同佛經、佛法，佛經都是有人請問，佛弟子來問，在家出家都有，四眾弟子來請問佛法，佛很慈悲為弟子來解答問題，把這個一問一答記錄下來，就是一部佛經。《論語》也是這樣的，孔老夫子在教學，學生有問題請教夫子，夫子給他回答，這樣的記錄。什麼人記錄的？此地給我們講，不清楚，因為根據這些資料記載有很多種說法，就不能確定。因為我們不是做考據的工夫，所以這個地方也就不是很重要。主要重點在它裡面講的內容經義這個上面。

我們再看下面一段，「論語凡二十篇，其中或因文字演變，或因錯簡，而有難講之處。講時有不能通者，取闕疑。」《論語》一共二十篇，其中因為已經傳了兩千多年，孔老夫子到我們現在兩千多年，周朝末年、春秋戰國時代，那個時代的人，到我們現在起碼二千五百年。歷史這麼長久，文字的流傳也難免有些變化，或者因錯簡，錯簡就是有時候抄寫也是有抄錯的地方。像我們現在印經排版打字，有時候也要校對，校對七遍都還有錯字，所以自古以來這些錯簡都難免。如果有錯簡，有時候講了一個字好像意思講不通，就很難講，也有這樣的情況。講的時候如果遇到有文義上下不通順，這裡講闕疑，闕疑就是說我存疑，因為不能確定是怎麼個講法，就先保留，闕疑。

下面給我們講，「讀古人書，尤其讀聖賢書，必須恭敬，遇有

疑難者，可加小注，不可妄改。」這一小段就非常重要，讀古人書，這個古人書就是一般的典籍，我們講古書，或者是說，我們現在講的《四庫全書》、《四庫薈要》，凡是古籍都屬於古人的書。尤其是讀聖賢書，古書當中有一般的古書，像四書、五經、十三經這些是屬於聖賢書，在我們中國這是列為聖賢的經典，跟一般的書又不一樣。讀古書也好、讀一般的書也好，特別讀聖賢書，那個心態就必須恭敬，像我們讀佛經一樣，大家恭恭敬敬的來讀。遇到有疑難的地方可加小注，我們可以在旁邊加個小注。譬如說看到有個字很明顯是錯字，也不能去改，就是給它注在旁邊，這個字可能是這個字，給它注在旁邊，注明一下可能是這個字，當時可能字刻錯了，或者抄錯了，這樣注在旁邊就可以。

所以李老師當年他校對古籍，明明知道那個字是明顯錯字，他也不改，就是注在旁邊應該是這個字，可能是打錯了。為什麼不改？因為我們現在也都發生這樣的事情，校對古書發現錯字了，有改對的，發現把它改過來，有改對的，也有原來對的改錯了。因此開了這個例子，後人他就去改，看不懂的他就改，有的改對了，有的原來是對的又給人家改錯了，那這個問題也是就愈來愈多了。所以李炳老他校對書，這是非常重要的態度。所以古書我們現在重新排版打字，我們發現錯就改過來，古書最好還是保留它原來，錯就讓它錯，你注在旁邊就好，這也是對典籍它的尊敬、恭敬。所以不可妄改，不可以你覺得錯了就改。因為我們現在校對這些書籍，的確我們是發生這樣的問題。

「論語二十篇，各取首章第一句之二字或三字為題。」《論語》一共有二十篇，它這個篇題，他說裡面的首章，它第一句或者第二句，來做為這章經的題目。像「學而時習之」，就採取「學而」兩個字，就是「學而篇」。在雪廬老人的《講記》裡面，因為他講

《論語》是在台中佛教蓮社，講經的地方主要在台中慈光圖書館，它那個佛堂是叫講經堂，我們一年做一次三時繫念都是在慈光圖書館，以前我們淨老和尚在那裡學講經住了十年。它那邊的講經堂現在還保留著，就是講經，我們做法會就在那裡做。這兩個地方都是佛教道場，台中佛教蓮社、慈光圖書館，是居士管的道場。因此來聽李炳老講課的，當然有我們社會上一般的學者，主要的都是學佛的。像蓮社就是念佛、打佛七，那是蓮社他們常年的功課，到現在還是常年打佛七。

因此，他這《講記》是九十二歲講的，針對誰講？針對蓮友講的，針對這些念佛人講的。念佛人他怎麼講《論語》？我們一般學佛的人，好像《論語》跟我們念佛、學佛有什麼關係？在《講記》裡面，雪廬老人就給大家講，當年他說我們在這個地方辦學這麼多年來，一直都是弘揚佛法，並且幫助社會教育，現在為什麼突然加上《論語》這門功課？「因為近年來，佛法表面上是發展，事實上卻日漸凋零」。這個話當然也是實在話。「學佛在人」，我們平常講是以人為內容的，你學佛也好、學儒也好、學道也好，主要內容就是人。「人能弘道，非道弘人」，道要人去弘揚，道它自己不會去弘的，是需要人去弘揚。「人才是真正的內容。若是三藏經典還在，人心壞了，佛法也不能成就。」佛法是五乘說法，佛說法它也有順序的、次第的，先是人天小乘，人乘、天乘、小乘，「人天小果，然後再聲聞、緣覺、菩薩」。人乘佛法、天乘佛法，人提升就是到天道去了，天道再提升就超越六道了，聲聞就是阿羅漢了，再提升就是緣覺（辟支佛），再來就是菩薩，這都是成佛前面的前方便，好像我們讀書一樣，要幼兒園、小學、初中、高中、大學、研究所，這樣一層一層的學上去。人是根本，就是說學佛是從做人開始的，「人是根本，人壞了（根本壞了），佛法還有什麼希望？」

這是講佛法的教學也有它的層次，一個順序的。

「再來說國家，支持著國家的是政治，不是宗教，宗教只是增長國家繁榮的一部分。就像行政、司法、軍事、財政等，只不過是裡頭的一科罷了。」就是其中的一個，我們現在講一個科目、一個項目。「尤其是佛教，注重的是出世法了生死」，我們佛法講的主要目的就是了生死。「而政治就得有教育、有懲罰。社會不論多麼文明，還是有死刑；而佛法第一條件不殺生，不但不殺人，一切動物都不殺，那麼如果佛法治國殺不殺人？」李炳老講，「這個問題不是三言兩語就講得了的，這是世間法。」也就是把佛法跟世間法給我們說明了，什麼是佛法，什麼是世間法，佛法主要是注重在了生死出三界。

「宗教只是幫助政治，而不能干涉，不論辦什麼事，都要弄清楚。那麼我們就來談政治」，因為《論語》這個書，一般人都認為這是講政治，「有一些人誤認為政治不好，不願意學，這話錯了。」我們現在特別學佛的人：你不要去干涉政治。我們學佛的人不能去干涉政治的，也不必要去關心什麼政治，跟我們沒關係的。我們學佛就要了生死，我們念佛要求生淨土，管那些政治幹什麼？我們學佛的人很多人是有這種看法。但李炳老給我們講，這個話錯了，不願意學這個話錯了。「凡是國民，不辦政治，也得受政治支配。」這句話講得就很實際，你說你不是政治人物，你不是當官的，你不管政治，但是你還是要受政治的支配，政府的法令規定你還是要遵守。「然而憑良心說，哪一個人受政治的支配？」那是說到重點了，政治支配是什麼？就是我們現在講守法。

意思就是說，我們離不開政治，要受政治的支配，但是說實在話，有哪個人真正他接受政治的支配，就是守法。「要真受支配，警察就很安閒了」。這是真話，大家都很守法，大概那個監獄統統

要關門了，統統用不著了。但現在看到社會現象，警察他們忙得很，為什麼這樣？都在國民不守法的問題上。大家不守法，常常犯法，作奸犯科的人愈來愈多，警察就很忙了，法院也很忙。所以每年在台北法務部，台北地方法院，在法院裡面都請我們去做一次三時繫念。他們都很忙，有時候要加班加到很晚，真的很辛苦，案件太多了。那這個問題出在哪裡？不守國法，所以警察、法院那就忙死了。所以政治也很難講，那你說講政治怎麼講？政治，國父講是管理眾人之事，管理得好，社會安定，國泰民安；管得不好社會就很亂，社會動亂，人心不安。

「佛法衰，政治困難，根本原因都在教育上。」李炳老也一語道破。特別我們淨老和尚，特別特別強調這個教育，所以這是根本的原因。「佛教徒要是都守戒律，佛法就興隆了。」這個也是真的，但是現在佛教徒也很難守住這個戒律。「國民要是都遵守政治，國家就整齊了」，大家都守法了！「都是因為不遵守的緣故，不肯遵守就是教育不好。」為什麼他不肯遵守？你沒有教他，他不明白為什麼要這樣？就是教育沒有辦好。「有人說，學校不是教育嗎？」現在學校那麼多不是都辦教育嗎？現在學校比過去多得太多，教育普及。現在的學校跟從前學校不一樣，從前是學孔子，孔子是我們中國人尊稱他是聖人，以他做個標準來學習，萬世師表。但是他老人家卻講，「三人行必有我師焉」，三個人就有我的老師，孔子他的態度是這樣的。他不自認說我是老師，你們都是學生。他是看待別人，都是有做我老師的地方，可見得這種學習的態度，他為什麼成為聖人？在學習的態度上。所以「謙和極了」，很謙虛，謙和到極處，這是聖人他一個表法，表這個法給我們看。「中國文化從堯舜開始，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王、武王、周公、孔子，一根線接下來。孔子把上頭這些聖人的學問，整個融會起來，一以貫之，他

有一個條理」，一個條理這樣貫穿下來。「所以我們跟孔子學，就是學了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、周公，就是學了全部聖人的學問，也就是做人的學問。」

「怎麼是做人的學問？中國講天、地、人三才，天有它的道理」，我們一般講天時。「天道敏時，不能亂了四時」，四時就是春夏秋冬，春生、夏長、秋收、冬藏，春天的氣候、夏天的氣候、秋天的氣候、冬天的氣候，這個不能亂。但是現在也亂了，該冷的時候不冷，該熱的時候不熱。特別有些地區也是這樣的，原來這個地區到冬天很冷，現在變成很熱，氣候反常了，這個天它的四時就亂了，就不對了，天有它的道理。地也有它的道理，「地道敏樹，生長植物，長養萬物。」地道，四季每個季節它生長什麼蔬菜、什麼水果，也都有一定。現在也亂了，現在我們其實四季都混亂了，反正我們現在每天吃的蔬菜、水果，四季都有，都不按照季節了。所以我們現在人的身體違反大自然，身心違反大自然就不健康了。所以現在人病很多，大家去醫院看都客滿，也不懂得養生之道。地道敏樹，所以生長萬物它也有它的規律。「人呢？也有他的道理，人道敏政，重要在政治上，人要學政治。政者，正也，也就是公公正正替大家辦事，使得大家得到公安。」在大陸上都有公安局，什麼叫公安？政治辦得好，大家就安了；辦得不好，大家統統不安。「現在卻是天下無道久矣，人人學邪道，處處往自私自利上走，天下如何能不亂？」我們現在看到全世界就是這種情況，所以我們淨老和尚特別憂心，大慈大悲，真的就是在國際上呼籲，推廣中國傳統文化儒釋道教育，不遺餘力。也是看到這樣的情況，世界是愈來愈亂，一年比一年亂。

「天地之德好生，注重生養，人是天地的中心，就得辦政治，讓大家得安穩。」這是我們人道最重要的，政治辦得不安穩，大家



統統不安。「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、周公，孔子的學說，就是教人政治的學問，《論語》就是政治學。並不是學了《論語》，叫大家去做官。」像我們台灣現在正在競選，不是學了這個跑去跟人家競選，不是的。而是你懂得了《論語》，如果你做官做個好官，當老百姓當個守法的老百姓，學了這個就是要這樣。「但是這門功課早已脫節了，現在國家正提倡復興中華文化。」當年李炳老在講《論語》那個時候，在台灣這裡提倡復興中華文化，也是當時大陸上正是在搞文化大革命，那個時候提倡的。「中華文化可靠嗎？從漢朝一直到清朝，連入主中國的元、清等（其他的民族），也都拋棄了他本國的文化，而念中國書，穿中國衣服，說中國話，一律都是中國政治。就是附近的韓國、日本等，也都學中國文化。」日本等也有包括越南，現在寮國附近這些，「所以日本注解《論語》的著作也很多」。就像《無量壽經》一樣，日本的法師跟韓國的法師對《無量壽經》的註解，比中國的法師注得還多，《論語》他們注得也不少。「人道敏政，我們學了論語，第一要使自己成人。第二要遵守法律，當個好國民。第三若從政當選（就是選市長），要做個好公務員，把孔子的政治理想施展出來。」當年在台中李老師的學生很多，當然在政府機關當公務員的也不少。但實際上講這門課，各行各業，包括我們學佛念佛都需要。

李老師鼓勵當時這個班上（論語班），他當時是開個論語班，「班上的人雖然不多，只有二百人左右（兩百人），可是都是自動來的」，並沒有去招生，自動來的，「有心要學好。」所以雪廬老人講，「周家有八百年的天下（周朝八百年），能人才十個而已」，真正有道德能力的人才十個人，十個人就能奠定周朝八百年的天下。「現在有二百人成了孔子的弟子，還不行嗎？但是，希望諸位開了學，別一時高興後來漸漸冷下去、退下去，事實上退下去並沒

有退了別人，只是退了自己。」這個也是真話，就是要有長遠心，要有長遠心學習才能有成就。

「我們上論語，學了聖人，再學佛，就沒有不成就的。因為佛法奠基在人天二道，聖人就是天道，學了中國文化，把人格站住，才算得了人天小果。」人天的基礎我們有得到，這是第一步。「然後第二步再入佛法，底子已打好，成就就非常的快速。」雪公把這個功課的重要性，當時給這些蓮友提出來。我們現在看到他的著作，我們來學習，這些話也是對我們講的。

「這件事必須看得特別。」當時他講《論語》是九十二高齡，就像我們現在淨老和尚這樣的年紀。為什麼要看得特別？因為往後沒這個機會了。因為他這個老人不可能再講一遍，因為年紀大了無法再重複講第二遍。所以他這個《講要》是完整的，後來九十二歲講《講記》，講到第十七篇沒講完就往生了。

講《論語》也不容易，很難，「現在中國文化是脫節的時候，有人說要打倒孔家店。」打倒孔家店是從民國五四運動，五四運動提倡完全要拋棄我們中國傳統的文化，要去學習西方文化，所以當時提出一個口號就打倒孔家店。李炳老給我們講，其實孔子並沒有開店，孔家沒開過店，他家沒開店，你打倒什麼店？因為他沒店。

「漢代以後二千餘年各朝都有孔學，是國家開設的店。」不是孔子他們自己家裡開的店，是國家政府開的，「如何打倒？」所以講這個話我們聽起來，講打倒孔家店，其實這個話本身就是講錯了，有問題。「沒學過論語，不知道個中的難處。」的確我們任何一個學問，我們沒有學習過，就不知道它其中的困難在哪裡。特別是《論語》，「講的與學的都難」，要講、要學都難，「難在什麼地方？」

李炳老當時講，「十五年前講論語，或許聽得懂」。因為他當

時是九十二歲講，九十二歲講那十五年前，就是他七十七歲的時候。當時為什麼或許聽得懂？因為當時有很多人年紀比較大的，有讀過古書這種，有傳統文化基礎的，他們聽就聽得懂。「今天講論語，很多人便聽不懂」，的確當時你看李炳老九十二歲講這個經，他是九十七歲往生的，我出家那年他九十五歲。我出家十幾天日常法師、果清律師，還有簡豐文居士跟我一個，我們四個人到台中去看他老人家，他住的正氣街那個房子小小的，現在可能改建。當時他九十五歲，九十七歲往生，也往生了三十幾年，到今年往生三十二年。他講這個書是九十二歲講的，所以講這個書距離我們現在三十七年，三十七年前講的。當時講的就很多人聽不懂，三十七年前講《論語》很多人聽不懂。為什麼很多人聽不懂？「從前中國文化還有餘根」，就是說到清朝末年、民國初年這段時間，傳統文化漸漸不要了，但是它那個餘根還有留下來；現在？「現今也連根也刨掉了」，連根都挖掉。以前還有一點根在，現在連那個根都沒有了，所以聽不懂那就很正常了。

「因為講論語的當中，所聽的言語，在各各經典中都具備的原故。」以前的人他有讀這些古書，譬如說讀《春秋》、《左傳》、《大學》、《中庸》、《孟子》，五經十三經，《論語》裡面講的引用哪個經典講的。譬如說《詩經》講的，大家有讀過，這一提大家都知道；大家現在連個概念都沒有，講了不知道在講什麼，大家都聽不懂。因為在各各經典都有具備，「譬如看佛經，看阿彌陀經本經似乎懂，若看《要解》與《講義》卻反而不懂，實在說是本經根本就看不懂，論語也是如此。」以我們學佛的看佛經，我們修淨土《彌陀經》也是大家常念的，也很普遍的《佛說阿彌陀經》。我們念佛的同修常常讀《阿彌陀經》，我們做三時繫念每一場，三時每一時都要讀一部。讀這個經，似乎我們好像懂了，看這個經典的

本文似乎我們很容易懂。如果我們再去看蕩益大師的《彌陀要解》、或者圓瑛大師的《講義》，我們看起來就不懂了，反而就不懂了，看原文比較容易理解，看這個反而就看不懂。李炳老給我們講，實在講本經根本就看不懂，是這樣的。我們看了好像懂，實際上我們是不懂。所以《論語》也是這樣的，跟看佛經一樣。

「漢朝以前，秦火一把燒盡。」漢朝以前就是秦朝，秦火就是秦朝秦始皇焚書坑儒，把儒書什麼諸子百家全部燒了。當時秦始皇只保留一家，法家，他採用法家，其他統統燒了。「當時的論語沒有注解，反而好，不受邪知邪見，只是看得吃力而已。」這個也是實在話，直接看本文看不懂，看得很吃力，但是只是不懂，不會被誤導。如果那個註解註錯了，我們就被誤導，邪知邪見給註解錯誤，你就被誤導了。「到了東漢末年才有鄭康成注」，鄭康成的註解，這是到東漢末年才有，《論語》才有註解，之前就沒有。「其次到三國的魏」，就是曹魏，曹操他兒子曹丕那個時候，「才有何晏的集解」，這個集解是《論語》的一個注解。「漢儒本著訓詁字句來講解，其中的義理是是何晏的意思，漢人不講義理。」也就是說，漢儒註解《論語》他不發揮那個義理，只是訓詁，照那個字句然後這樣來講訓詁。「有人以為漢人學問不夠，這是胡說。」有人說大概沒學問，所以他就沒有發揮這些義理，李炳老講這亂講，怎麼漢儒他們就沒學問？「到了唐代，大概都是依著漢儒的原則」，就是依照漢朝這些大儒他們的註解。「但是《論語》當中，聖人講的是什麼意思，到宋朝才有人講」，意思就是發揮。「南宋的朱子，他的老師程頤開頭講聖人之意。他注解聖人之意，以為漢儒只是訓詁，他的注解才是孔子的微言大義。」他們到宋朝程朱註解《論語》，那才是真正孔子的意思，「其實這是門戶之見，恭維的話」，這是李炳老的評語。其實訓詁有它的道理。

「孔門親自授業的弟子曾子等人，尚且不懂聖人的意思，為什麼隔幾千年到了南宋，他們都懂了？這點吾不信。」李炳老說這個我不相信，他說親自親近孔子的曾子、顏子，孔子講的話他們當時都聽不懂，到了宋朝一千多年，程朱這些大儒他們能懂，李炳老說這點我不相信。「但是這不是說宋注不好」，也不是說完全否定宋朝的註解說它不好。「漢宋的注子各有好壞」，就是說漢朝的註解跟宋朝的註解，各有特色，也各有優缺點，各有好壞。「聖人開始說的沒有錯」，聖人說的是正確的沒有錯，「賢人說的還都有錯。」就像我們佛法一樣，佛講的是圓滿的，完全沒有錯誤，佛以下可能還是不圓滿。「宋儒他們能懂聖人之意，吾不信。」雪廬老人講他們能懂孔子的意思，我不相信。他是舉出我們佛門的，「譬如達摩祖師不懂馬鳴、龍樹菩薩，迦葉不懂佛的境界。」這個也的確是這樣的，譬如達摩祖師是禪宗，在印度傳禪宗，達摩祖師是二十八祖。

禪宗印度的初祖是迦葉尊者，因為釋迦牟尼佛拈花微笑，下面的弟子只有迦葉尊者會心一笑，佛就知道他懂得佛的意思，所以把這個教外別傳禪宗傳給迦葉，迦葉再傳給阿難，一直傳傳到達摩是第二十八代。達摩在我們中國南朝梁武帝那個時代，把禪傳到中國來，達摩就成為中國禪宗的初祖，他是第一代，在印度他是第二十八代。達摩祖師不懂馬鳴、龍樹菩薩，馬鳴、龍樹他們境界是更高。迦葉不懂佛的境界，佛是圓滿的，他還沒圓滿。「佛法分正、象、末，吾每每常說看注要依古注，不要依今人的注解，因為今人的注解自認以為高於古人，其實都是胡說。」李炳老講，這個都是亂講的，他是勸我們看註解要看古代的註解，不要看現代人的註解，現代人很多都是亂注的，胡說的。特別是《論語》現代人注得很離譜的，所以你去書店買那些《論語》的註解，最好不要去買了，還

是看古注雖然吃力，但是沒錯。

「漢注只是訓詁似乎是糊塗，卻沒有大毛病；宋人說的多，不能說沒有和聖人之意符合說對的，卻一定不能全對。」這也是很客觀的說法，漢注訓詁我們看起來好像不很清楚，但是卻沒有大毛病，就是我們看得不清楚，不是很明白，但是沒有錯，它沒有給你誤導。宋人的註解就說得多，說得多當然也不是說完全都沒有符合聖人意思的，沒有對的，也是有對的，但卻不一定全對，可能當中有錯的。所以雪廬老人講，「論語注解，吾見過的有百多家」，他看到這個註解，有一百多種註解。「或傾向漢注、或傾向宋注，亂打一套，究意要相信誰的說法？」有的人他比較傾向漢朝的註解，有的傾向宋朝的註解，到底要採取哪一個？

「宋朝以後讀四書的人，只相信注解，不相信本文，不信孔子，這是舍本務末，如此可以嗎？」這個也不對，不相信本文，只相信注解。不相信本文就不相信孔子，這是舍本務末，從枝末上，沒有抓到根本，這是當然不可以。「宋代以後多信注解，不信本文孔子之道，這是未之知也，孔家店是真的倒了。參加科舉考進士的人，以為聖人是風流名士，應當知道能擔當國家重責大任的，絕不是白面書生、風流瀟灑的人。」雪廬老人也給我們講，這是講過去科舉考試考進士的，到明清那個考進士都是為了功名，讀這些聖賢書為了考取功名，將來能得到一官半職，目的在這個地方，他的目的不是學聖賢。實在講，讀這些聖賢書，他主要的志向是志在聖賢，並不是說志在功名，功名是附帶的，主要在聖賢。所以擔任國家的重責大任，不是這些人。

「到清代，有劉寶楠的正義可以參考，傾向漢注。」這是李炳老給我們介紹的《正義》，《論語正義》他傾向漢注。「還有徐英的論語會箋，傾向宋注。看這兩本注解必須選擇，各有好壞，卻都

是簡單不囉嗦。吾無門戶之見，確信那一種說法與聖人之言接近，孔子在書中也有說過的，便採取這種注解。」我們要學習《論語》的課，這也是很重要的，雪廬老人給我們推薦這兩種註解可以看，但是這兩種你必須有個選擇，各有好壞，但是它都很簡單。所以雪廬老人講，他沒有門戶之見，只要說這一家他注的跟聖人講的意思比較接近，他就採取。孔子在其他的書當中也說過的，這就不會錯了，確定就是這樣了，他就採取這種註解。

「漢儒與宋儒相互比較，漢儒雖然囫圇吞棗講的不好，也沒有大過錯。」的確是這樣的，講得不好，但是沒有講錯。所以過去我們淨老和尚常常給我們講，他在台中蓮社跟李炳老學講經，李炳老要求就是剛初學，不要講錯就好，講得淺沒講錯，這樣就可以了。講不好沒關係，不要講錯。如果講得很好，統統都講錯的那就不行，會給人家誤導。「宋儒縱使講的好，卻有大過錯。」宋儒就是有比較大的過錯，是什麼大的過錯？「因為宋儒開啟罵人之端。例如：宋儒以為孔子在罵學生，罵子路說是野哉由也，若以為宋儒可以罵人，我們也學他罵聖賢，這樣可以嗎？」所以這樣的註解就不對了，「譬如孔子說小人哉」，我們也可以給人家說你小人哉，這個也不對。因為要當時他的對象、他的語氣、他的意思是什麼，就是我們沒有把握的，不要去解釋它，也不要講，講了講錯了給人家誤導。「戰國時期盛行楊墨的學問」，楊朱、墨子的學問，他們就是諸子百家各有說法，孟子他有關駁，孟子他也是不得已的，當時的情況不得已。「宋儒以為自己是繼承孟子，也罵楊墨。」我們要知道，「在孟子以前，孔子那個時候，並沒有楊墨，孟子以後也沒有楊墨，宋儒就大罵楊墨」，楊朱跟墨子。「而且罵到佛學，以為佛學更接進道理而不可學。程朱都學過佛，只是學佛學的外表，沒有學到內裡，卻罵佛學。劉寶楠與徐英將罵人的部分，都去除了。」

」罵人的這個部分就不要，不採取。

「我們要學孔子的誰毀誰譽，若他人好，我們能守本位，就可以學他；他人若不好，我們勸導他改過就好了，若勸不聽，如何可以罵呢？不可在背後非議。若此端一開，大力尊崇宋注，便一路罵，罵佛學、罵老師，門戶之見就深了」，這個例不能開。「而真正的孔子之道也會因此而失去。學《論語》，不是學注子。佛家講親近善知識，遠離惡知識，佛家對於惡性比丘也只是默摈而已，如此才是胸襟遠大。」這佛門裡面講，僧團裡面搗亂的、不守規矩的比丘，怎麼對待他？默摈，就不要理他就好了。所以別人有錯，我們也不必要去罵。

「宋儒講攻乎異端，要闢佛闢楊墨，但是孔子問禮於老聃，孔子那時候也沒有佛法，如何可以罵佛老？」那個時候，佛法還沒有傳到中國來，到了宋儒就罵佛法，以孔老夫子這個話去罵佛法，這個怎麼對？「若學宋儒的注解，最後就沒有人學孔子之道。像學佛的人，三藏十二部都不看，卻看小冊子，可以嗎？」好像三藏十二部經典，那個經你都統統不看，然後去看現代人寫的那些註解一本小冊子，在外面擺了很多流通的，就看那個，就不看佛經，那這樣可以嗎？學佛這樣可以嗎？當然是不可以的，一定要學經典。「吾講論語，採取接近孔子之言的部分，不偏漢，也不偏宋，舉例或許會用佛學，如此而已。」那是很客觀、很公正的立場來講這個東西，沒有偏哪一家。

「其次，學論語是為了保人格，懂得人情事故。不懂人情便是大奸惡，而且必須懂得事故，事情該如何辦。」的確我們現在人，實在講對人情事故是不懂的，因為沒有學這些傳統文化怎麼會懂？所以學《論語》為了保住人格，也是為了要學懂人情事故。不懂人情便是大奸惡，而且必須懂得事故，事情應該怎麼辦，辦事也不容



易。我聽江老師講過，以前他們都親近雪廬老人，雪廬老人講十年他可以培養一個講經人才，但十年培養不出一個辦事的人才。培養辦事的人才比培養講經的人才更難，如果你不懂這些人情事故辦不了事情。「再者，必須懂天命，君子人必須如此，天命就是天理，天然的道理。」這個在《論語》裡面，雪廬老人都會講，因為很多事情，天命、天理都有個定數。有時候這個道有障礙，弘揚不出去，也不怨天不尤人，在佛法講眾生有業障，不是佛不慈悲，他也心安理得，也不怨天不尤人。天命就是天理，天然的道理。

「中國人講三才，天道敏時，四時陰晴一點都不能錯。」這個是氣候、時節，春夏秋冬不能差錯的。「在禮記月令可以知道，天時反常就要壞了。」我們現在真的是反常，你看，氣候都反常，全球的，地球壞了，地球病了。「地道敏樹，生長萬物。人道敏政，人為天地之心，人要成為三才之一，必得學仁（仁慈、仁愛）。韓愈說仁是博愛」，儒家講仁。「宋儒又開改書的大過錯，遇到講不通的地方就改經。」這是例子是不能開的，現在這個改經，沒有校對經典的人不知道，有參加校對經典的人就發現真的，這是會出現更複雜的問題。

「弟子問孔子有關仁的地方，就有五十餘處」，這有五十多個地方都講到仁。「仁先從親厚自己的父母開始。論語書中，都不離仁字。」這是李炳老給我們點出來了，《論語》這部書當中，都沒有離開仁這個字，那是從父母開始，父母親厚，親厚自己的父母開始，然後再推廣。

李炳老也勸同學，「在外不要罵人，自己好就自己做好，別自讚毀他。」自己做得好就好了，也不要自己去標榜自己，讚歎自己，毀謗別人。「這是佛家的戒，儒家也是如此」，自讚毀他，佛的戒也是不允許。

「學論語，要正義、會箋合觀，不必再看其他的注解。」李炳老給我們推薦這兩個，就看這兩種，其他註解不用再看了。「又應當知道各家互相攻訐，以及元朝以後只尊崇注解，只學注，不學本文，儒家更加衰微了。」

「我們學論語，不求功名，只求個人的人格，而且處在這個亂世，不可同流合污，也不必罵他人。人格站立以後，就容易學佛。只要大家能各自保住人格，就能改變風氣。」李炳老當時給蓮友講這些話。「今日先讓你們認路」，認路就是學《論語》認識路，才學得對路，不然都學錯了。

下面再講《論語》，下面就是進入「學而第一」。在「論語講要（上論）」，我們翻到第二頁《論語講要·學而第一》。我們看這個文：「人非生而知之者，故人生來即須求學。學、覺也。學喻開蒙，學然後知不足。故二十篇以學而為首。」這段就給我們講出，《論語》開頭第一篇就「學而篇」，第一篇就是「學而」。我們人非生而知之者，我們不是天生的聖人。故人生來即須求學，所以人生下來就需要求學，實在講在我們中國這個傳統，在母親的胞胎就開始學。所以中國重視胎教，胎教在古代非常重視，現在人不懂，其實在母胎就開始在學了。這裡是講出生了，從母親肚子裡生出來。所以人一生下來即須求學，為什麼要學？學才會覺悟，學者覺也，不學就不覺。《三字經》講「人不學，不知義；玉不琢，不成器」。人不學他就不懂，所以學也比喻是開蒙，開啟我們這些蒙昧無知。學然後知不足，我們愈學愈知道不足，所以活到老、學到老，學到死。二十篇以學而為首，這個首章開始，「學而時習之」，「子曰」它第一句話，「學而時習之」，所以用「學而」這兩個字作這一篇的篇名，譬如《詩經》首篇為「關關雎鳩」，所以就以「關雎」為篇名，《論語》的篇名也是同樣這個例子。

在「這章先依訓詁講法」，李炳老他說以後就不如此講了。「因為論語講習班是成人之學，不是小學，從前講論語都是大學時講」，從前大學。「從前吾是六周歲上學，開始時只讀誦不開講，為什麼呢？三字經云：人之初，性本善這兩句，狀元也講不清楚。人之初，什麼是初？坐胎嗎？出胎嗎？講不清楚，所以不講，只先叫人死記（就是背）。會三字經、千家詩，詩文並行，三（三字經）百（百家姓）千（千字文）千（千家詩）之後，再來要會龍文鞭影，到了十四、五歲學會論語，若是大學、中庸，講了也沒有人懂。聰明人過了十四、五歲，就要下科舉試場，會論語之後，才開講。」

我們今天時間到了，「學而第一」我們下一次再來學習。李炳老的前言這些講話，也是我們學習《論語》，非常重要的一些地方，我們大家要留意，這個非常重要的。所以我們在第一堂課，先以這個跟大家來分享，我們就希望提起大家的興趣來學習《論語》，也幫助我們學佛念佛。好，今天就講到此地。祝大家福慧增長，法喜充滿。阿彌陀佛！